

征稿: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投稿郵箱: 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火焰山的脈搏

克賽江·肉孜

吐魯番的日頭，是懸在頭頂一盆燒得正旺的炭火。它潑灑下來的光，砸在火焰山赤紅的褶皺上，濺起一片白茫茫的地氣，蒸騰著，模糊了遠處村莊的輪廓。這便是我的故土，被人稱之為「火洲」的吐魯番。

葡萄籐是此地真正的智者，它們虬曲的筋骨緊緊抓住滾燙的沙土，將根須深深探入大地的胸膛，吸飲著坎兒井幽涼的甘露。我時常蹲在籐蔓的濃蔭下，看陽光被篩成碎金，斑駁地灑在沙地上。那光點跳躍著，彷彿大地沉默的脈搏。祖父粗糙如礫石的手掌撫過鬢鬢垂珠，他渾濁眼底映出籐影，低語如坎兒井水流過暗渠：「籐

蔓扎得深，才擔得起這日頭的份量。」言語沉甸甸，如同他腳下沉默的土地，那重量並非只來自豐碩的葡萄串，更源自一種被沙土反覆炙烤出的、近乎本能的韌性。

坎兒井，這大地深處隱秘的脈絡，是吐魯番胸膛裡冰涼的血流。井口石沿被歲月 and 無數汲水的繩索磨得凹陷光滑，幽暗的水面靜默如鏡，倒映著井口上方一小塊被切割的藍天。俯身汲水時，沁骨的涼意便順著陶罐、沿著手臂的筋脈向上攀爬，彷彿整個地底的清涼都匯聚于此。偶爾有水滴濺落，清脆的聲響在井壁間輕輕碰撞，盪開，如同大地在胸腔裡發出一聲微弱的歎息。井旁老農洗手，清涼水流漫

過他掌上溝壑縱橫的皺紋，他臉上漾開一種近乎虔誠的寧靜，彷彿掬起的不是水，是大地深藏的魂魄；那魂魄是幽涼，是忍耐，是在火獄深處守護的一脈清心。

風是吐魯番的常客，裹挾著細碎的沙粒，日夜不息地在村莊與戈壁間遊蕩。沙粒擊打著土牆，發出「沙沙」的聲響，如同時間的手指在緩緩摩挲。風沙起時，天地間便瀰漫著一種微黃的混沌，遠處的山巒、近處的葡萄架都隱去了棱角。它掠過村莊，捲起晾房土牆上剝落的塵埃，那塵埃裹著葡萄風乾時的微甜氣息，無聲地落在每一戶人家的窗檯上。這風沙，像無情的磨刀石，年復一年，不僅磨礪著村莊土

石的輪廓，也磨硬了生活于此的人們的筋骨。

村莊邊緣，巨大的晾房如沉默的堡壘矗立。土坯牆體厚實，佈滿蜂窩般的通風孔。走進去，是另一種奇異的時光：無數飽滿的葡萄懸掛在木椽上，在幽暗與穿堂風的合力裡，它們正緩緩地、心甘情願地將豐盈的汁液交付給無形的氣流，將自己凝聚成濃縮的、結晶般的甜。這是一場無聲的蛻變，如同火焰對果實最溫柔的淬煉。

我在這片被日光漂白又被風沙打磨的土地上生長，如同葡萄籐緊抓滾燙的沙土，如同坎兒井水在暗渠中耐心奔流。火洲的烙印已深深刻入我的年輪，它的酷烈與它的溫柔，它的貧瘠與它深藏的甘泉，都成了我血脈裡循環的歌謠。這歌謠低沉如坎兒井水在暗處的低吟，它告訴我：生命之根，唯有深扎于滾燙的現實，才能汲取那穿越地層而來的、永恆的清涼慰藉。

在火洲腹地，我的生命也在被這方水土鍛造、凝聚、沉澱，終將化為滋養下一程生長的堅韌根基。

巷子口的油條攤

陳瑋佳

晨光微熹時，巷口的油條攤最先醒來。老陳推著他的三輪車準時出現在梧桐樹下，車轆輾壓過青石板發出熟悉的吱呀聲。這聲音二十年來從未變過，成了整條巷子最天然的鬧鐘。

老陳的油條攤簡陋得近乎寒酸。一個褪色的藍布篷，兩口黝黑的鐵鍋，還有那個被油浸得發亮的木案板。但就是這樣一個小攤，卻讓半條街的居民養成了早起的習慣。第一鍋油條下鍋時「滋啦」的聲響，總能準時在六點十五分響起，像某種精確的生物鐘。

我常坐在角落的小板凳上觀察老陳。他油炸油條的動作有種奇特的韻律感——左手抻面，右手執筷，白麵團在熱油裡翻滾三下就變得金黃酥脆。最神奇的是他從來不用計時器，全憑感覺就能讓每根油條保持完美的火候。有次我忍不住問他秘訣，他笑著指了指耳朵：「聽油唱歌呢。」

老陳的油條攤前總擺著三張磨得發亮的小馬扎。最左邊那張是給孫會計專留的，他得就著熱豆漿看早報；中間那張常坐著梳羊角辮的小丫頭，老陳會特意把油條擰成蝴蝶結；右邊那張則永遠空著——那是留給環衛工老李的，他帶完這條街正好能趕上第二鍋出鍋。

裝豆漿的塑料杯上外面用舊報紙包好。那些報紙都是街坊們攢著送來的，有的已經泛黃，上面的新聞早就成了舊聞。「這樣不燙手。」老陳說著，把杯子遞過來時，還能聞到油墨和豆漿混在一起的香味。

「老陳！，通知看到了嗎？下周就拆。」

老陳的筷子停在半空，油鍋裡的油條忘了翻面。「這麼快？不是說下個月...」

油鍋裡的油條漸漸焦黑，冒出嗆人的煙。

老陳這才回過神來，手忙腳亂地撈出來。焦糊的油條躺在瀝油架上。

拆遷通知貼出來的那天，巷口排起了長隊。

人們安靜地等著油條，彷彿在進行某種儀式。傍晚，老陳在收拾傢伙什。他動作很慢，把每件工具都用舊報紙包好，像是在跟老夥計們告別。我買了他最後一鍋油條，他多送了我一個糖糕：「趁熱吃，以後...以後就吃不著嘍。」

第二天清晨，巷子裡靜得出奇。沒有三輪車的吱呀聲，沒有油鍋的滋啦響。

推土機的轟鳴聲中，藍布篷被掀翻，鐵鍋被裝上車。

推土機碾過青石板時，那塊石板發出最後的呻吟，和往日三輪車壓過的聲音一模一樣。

老陳蹲在梧桐樹下，用舊報紙包著一根油條啃著。有些味道，有些聲音，有些記憶，是拆不掉的。就像那油條攤上升起的炊煙，散了，卻永遠飄在巷子的天空裡。

所謂人間煙火，不過是這樣一些平凡人用最質樸的方式，在時光裡留下的溫暖印記。

就像老陳的油條攤，它從來不只是個早點鋪子，而是整條街坊共同守護的一個關於溫暖的約定。



文藝副刊

海韻

紙上驚雷筆底雲

郭慶收

每個書家都在探尋屬於自己的筆意，而每個出色的書法家也都擁有獨特的筆意。在這裡，書法不只是書法，它是書者與作品的對話：運筆的節奏，書寫者的神態、力道、性情、思緒流轉，種種由筆墨傳遞出的氣質，構成了書法家「自己的筆意」。筆意，是創作者通過其媒介，無論是筆墨還是文字，所傳遞的獨特氣質。它既是技術控制的痕跡，也是心性外化的印記，涵蓋運筆的節奏或句式的長短，疏朗的格局或人生的頓悟。

近來品讀江南書家崔寒柏的書法作品，總想把體會到的韻味，分享給志同道合的人。在這難得的時光裡，擱下俗務，展一展紙，感受筆意氤染，細觀筆勢之間流轉，看「會跳舞的毛筆」如何在宣紙上遊走。此刻，若能再臨幾行古人的法帖，便是極好的。

先前，我只見過崔寒柏的一些作品，感受到文人的清雅與灑脫，也未深究。後來在崔先生為中國書法家協會題字時，有幸見到真跡掛在了牆上。那是六尺古紙，書寫著濃厚大字，盡顯一個書家的沉澱。字數不多，筆勢疏朗有致，且看他如何為字「賦形」。比如寫「伊尹」二字，「伊」字寫得穩重，空間處理精妙；「尹」字則寫得疏朗，字形

適度誇張。二字並置，盡顯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蘊。再如那個「水」字，寫得相當靈動，彷彿水本身喜歡嬉戲，運筆中也蕩漾著韻律。還有「古」字，起筆時墨色尚濃，那韻味是言語難以形容的，氤氳的墨氣透出空靈，妙不可言，連宣紙都顯得生動起來。

看到崔先生的作品，我想起一個人，黃庭堅。黃庭堅在《論書》中寫道：「作字須熟觀魏晉人書，會之于心，自得古人筆法。欲學草書，須精真書，知下筆向背，則識草法.....」這句話不僅道出了書法傳承的要義，更暗合藝術修習的普遍規律：由法度入，從心性出。崔先生的作品，正是這一理念的當代詮釋。黃庭堅強調「精真書」乃草書根基，崔寒柏寫「水」字時，那看似靈動的蕩漾韻律，實則離不開楷書提按力道的精熟掌控，同時融合了行草書的動態韻律。筆鋒在紙面「嬉戲」的每一瞬，皆是法度內的心性遊走。而他寫「尹」字縱筆取勢，暗合黃庭堅「下筆向背」之論，以略帶誇張的撇畫打破平衡，賦予靜態字形草書的流動性。

這就是一個好書法家「自己的筆意」。這與文人寫作同理。不俗的書家腕下，不只是字形，還有屬於自己的風格；而作家筆下，更是有自己的閱歷，以文章的形式，賦

成一汪青碧。

教室裡，書聲琅琅，孩子們吟誦「雙碳」願景，歌唱「綠」的童謠。「知愛」文化如清風拂面，萌娃們以童真和慧心的名義，關愛自然，關愛他人，共同描繪出一幅和諧美妙的教育畫卷。

青山不為奇，綠水不足怪。那些用心呵護山水的孩子們，以綠為墨，書寫生態文明教育的當代範式，才是新時代動人的傳奇。

城廂小學教學樓的廊柱間，悄然流淌著綠色智慧與環保理念的光影：教室裡的節能燈具隨自然光線調節明暗，與南窗傾瀉的天光共奏書影變奏曲；走廊上，雨水收集系統在簷角垂落晶瑩珠鏈，為盆栽送去甘霖；屋頂的光伏板，在每個晨昏，默默記錄著清潔能源的韻律……

一顆顆「低碳」目標的種子，種在稚嫩的心田，悄然生根發芽。

2024年5月23日，或許是被「知愛」氛圍吸引，一隻飛禽造訪城廂小學，引來孩子們紛紛圍觀。起初，同學們誤以為它是家養的雞，細看卻見長而尖的喙，眼周點綴著醒目的紅毛，尾翎佈滿獨特的麻點，雙翼修長有力，飛鳥的特徵展露無遺。值班老師適時引導，開展「知愛」教育，並用軟繩輕縛其雙足，防止受驚亂飛而受傷。

縣林業局專家確認，這是白鵬，俗稱「山雞」或銀雉，屬大型鳥類，為國家二級保護動物，常棲息于森林茂密、林下植物稀

予更多人心靈上的慰藉。書法家以墨跡賦形，作家則以文字賦情。作家高低的文字，總有一種令人折服的魔力，看似平實，卻字字熨帖，讀來如飲清泉，心神俱爽。他筆下那《一霎夏雨》中瞬息與豐盈的感悟，恰似崔寒柏宣紙上「古」字氤氳的墨氣，皆通過動態控制傳遞生命氣質：高低的雨聲以通感凝滯瞬間，崔氏的墨色以虛實定格呼吸。

我們來看看高低如何寫天氣和植物。譬如他的散文《一霎夏雨》，開篇便這樣寫道：「下雨來的急，去的也快，現時天邊滾過幾聲悶雷，像是老農的咳嗽，不甚響亮，足以驚動了樹上的知了。」寥寥數語，卻彷彿讓人聽見了雷聲的悶響，看見雨前的燥熱，甚至嗅到泥土被雨水打濕的氣息。字裡行間，雨意淋漓，讀來「真舒眼」。他以「老農咳嗽」喻雷聲，是通感與白描的融合，用市井意象消解了雨的宏大，落地為生活的豐盈。他寫夏雨的來去，寫幼時與祖父的對話，寫巷口茶館的閒談瑣事，筆調從容，卻在不經意間落下一句：「人生在世，亦如夏雨，短暫卻自有其豐盈。」短短一句，便讓整篇文章神髓凝聚。

再比如《半窗微雨》，他寫「雨是雲的信」，寫雨天的細微變化，寫人們總愛追逐熱鬧，卻忘了最熨帖的風景，往往藏在「雨絲織就的簾幕裡」。

這樣的文字，看似漫不經心，實則是反覆琢磨後的「刪繁就簡」。正如畫家蔡榮所言，好的散文是「苦心經營的隨便」，它不是真的隨便，而是把功夫藏得極深，讓句子自然流淌，彷彿生活本身在說話。

疏的常綠闊葉林及溝谷雨林，偶現于林緣灌叢或草坡，以植物嫩葉、嫩芽、漿果、種子及昆蟲為食。

綠無垠，愛無邊，城廂小學的孩子以「知愛」之心，將白鵬放歸山林。

此後，自然教育課堂上，老師指著圖片說：「同學們，這鳥叫白鵬，屬於國家二級保護動物。它們在蓮花縣的山林間穿梭，也曾在我們學校短暫停留……」孩子們聽得入神，眼睛裡閃爍嚮往。他們由此明白，保護自然，就是守護自己的家園。

玉壺山下，蓮江水畔，這方寸之間的綠色革命，恰是江西生態長卷的微縮鏡像。

城廂小學不只是知識的殿堂，更是生態啟蒙的搖籃。這裡有「知愛」教育的溫度和關愛自然的廣度，正以綠色實踐，描繪著一幅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好畫卷。從廬山雲霧間的自然觀察課，到贛南滕橙園裡的綠色果園基地，贛鄱大地的綠色教育為弦，撥彈出人與自然共生共存的協奏曲。

離開蓮花時，暮色漸濃，童聲合唱《綠水青山謠》乘著晚風飄向蓮江，玉壺山的月亮便化作一枚銀色的生態徽章，別在蓮江這條白亮的綬帶之上，灑下怡人的清輝。

玉壺山的綠啊，是時光溫柔的饋贈，更是大地動人的詩行。山下的城廂小學，將這份綠色化作「愛的教育」，每個孩子都成為自然的守護者。在這裡，山是綠的，水是綠的，童心也是綠的——那是希望的色彩，未來的模樣。

煙火菜市 百味人生

胡孝清

離我住的小區不遠，有個小小的菜市場。每天晨練結束，我總習慣進去轉一轉。各色蔬菜瓜果堆滿攤位，小販們的吆喝聲此起彼伏，顧客們進進出出，讓這個尋常地方，熱鬧得像個微縮的世界。生活的滋味、人情的溫度，都藏在這熙攘的煙火氣裡。

小販們最是辛苦。天還沒亮透，他們就已經到了。手腳麻利地擺好攤位，大的蔬菜碼在前頭，小的藏在後邊，時不時用濕布擦一擦，讓那些瓜果更顯水靈。遇上顧客討價還價，臉上總是堆著笑：「大媽，這真是本錢難賺了，再低我就得貼錢啦。」有時遇到特別能還價的，嘴裡說著為難，手上卻還是利落地抹掉了零頭。

顧客也是形形色色。鄰居錢大媽逛菜場風雨無阻，挎著個籃子，每個攤位前都要停下來，用她那銳利的眼睛細細打量，手指靈巧地翻揀，嘴裡還不住地念叨著新鮮和價錢。碰上我，她常會說：「一大家子人吃的，可馬虎不得。」旁邊一位年輕媽媽就完全不同，動作快得像一陣風，嘴裡還不住地念叨：「早飯還沒吃呢，再晚點上班又要遲到了。」有一回，我看見常在小區拾荒的趙大爺，蹲在菜場角落，默默撿拾別人挑揀後丟棄的菜葉。他佝僂著背，眼

神裡卻透著一股倔強，臉上帶著點羞色，想必今天收穫不錯。菜場門口不遠，幾個城管隊員正和幾個菜農說著話。菜農一臉的不情願，聲音也高起來；城管隊員倒是和和氣氣地解釋著。既要管好秩序，又得體諒人家的不易，這中間的難處，大概只有他們自己最清楚。賣水果的小販裡，小劉和大陳是我比較熟悉的。小劉剛入行時，有次不小心進錯了一批貨，虧了不少錢。那幾天他愁眉苦臉地守在攤前，唉聲歎氣。大陳以前在別處做事，失了業才來賣水果，之前還因為爭顧客和小劉鬧過彆扭。可這回，他沒計較以前的事，主動告訴小劉哪裡進貨好，怎麼保鮮。小劉的生意漸漸又有了起色，兩人反倒成了好哥們。

一個週末早晨，我和往常一樣走進菜場。那天人特別多，一對年輕情侶的對話飄進耳朵。男的說：「買只老母雞吧，你病剛好，得補補。」女的搖搖頭：「不用，買點新鮮蔬菜就行，這個月房貸還得一萬多呢。」還有一對老夫妻，手牽著手走進來。大媽細細挑選著菜，大爺在旁邊輕聲給著建議。挑好了，大爺拿出手機，熟練地掃碼付了錢。兩人攜手走過大半輩子的那份默契，在這平常的買菜場景裡，顯得格外溫暖。這個小小的菜市場，每天就這樣上演著最尋常的日子。地方不大，卻像一面鏡子，映照著形形色色的人和他們的生活。只要停下來看看，就能在這方寸之地，發現許多瑣碎卻動人的細節，體會到生活本來的樣子。